

道
南
源
委
一





道南源委

(一)

朱衡撰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暨。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胥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圍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槩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土。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彝。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

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錄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明史本傳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兼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尙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畱城，故址尙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勅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竟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

上巔相準。北高南下。縣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莞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儻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萬歷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祔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

凡例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輩有其書矣。版久湮沒。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是編旣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爲尊朱子也。

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生。尙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爲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罔裨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是編皆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道南源委卷之一

明 朱衡撰

宋

程先生諱顥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珣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黃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桑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欽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脯之。有稅官貪賄。怙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價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衆。獨鄆人無恙。調上元縣攝令事。畫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旣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盛夏隄決。先生恐稽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隄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營處之。多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卽與。自是鮮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英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邊。轉輸則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儒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爲社會。爲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隣遂爲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爲精兵。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中允。擢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頻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

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雱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衆以爲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卽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

役衆懽呼而人。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論朝政。差知扶溝縣。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協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舊惡。惟分地處之。使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三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爲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尙未及行。至是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道之興廢。則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畱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嘗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

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以疾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惜。葬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衆議。題曰。明道先生。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游者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老歸。僦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孤幼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禦寒。桑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諡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頤。卽伊川。閩楊中立從先生游。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元豐八年。司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愼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間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

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眞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歲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持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

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爲眞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褻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敕，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彙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蘇軾館試策問謗訕，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顧臨輩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追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爲贖，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曷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卻已成，今